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青年学术论坛
(2012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C95-23
15
2012.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青年学术论坛

(2012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097-6710-8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民族学-文集 ②人类学-文集
IV. ①C95-53 ②Q9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2789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12年)

编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出版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周志静

责任编辑 / 周志静

出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装 /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8.75 字数: 479千字

版次 /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5097-6710-8

定价 / 128.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青年学术论坛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王延中	张昌东			
委员	王延中	张昌东	方勇	尹虎斌	何星亮
	王希恩	刘世哲	赵明鸣	色音	刘正寅
	朱伦	龙远蔚	周庆生	扎洛	王锋

编辑组

组长	扎洛	王锋		
成员	扎洛	王锋	蒙凤姣	刘玲
	陈玉瑶	杨春宇	燕海雄	李晨升

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王延中

2013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按照年度工作计划召开了第二届青年学术论坛，由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对参会论文进行了点评，并评出会议优秀论文。根据会议要求，参会同志对论文进行了修订完善，于2014年底交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结集出版。我代表所学术委员会和本书编委会，对于本书的顺利出版表示祝贺，对提交论文参加会议的各位青年同志以及为召开论坛、编辑、出版此文集付出辛勤劳动的各位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青年学者是最有朝气活力和发展前途的学术群体，代表着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未来。作为一个老所、大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青年学者得到的学术资源有限，崭露头角的学术舞台不是很多。近些年社科院和研究所高度重视青年工作和青年人才的培养。民族学与人类学所为此专门搭建了“青年学术论坛”，组织全所青年学者结合院所课题和研究室学科发展，充分发挥自己的学术专长，认真组织学术论文，在青年学术论坛展示、交流、提高。同时，研究所学术委员不仅认真参会、听会，而且审读学术论文，提出专业评议意见，帮助青年学者完善论文。这样的“青年学术论坛”成为研究所名副其实的学术盛会。由于2014年年度工作过于饱和，学者们各项工作应接不暇，没有专门组织“青年学术论坛”。但通过这几年的努力，“青年学术论坛”招牌已经亮出，希望能持续下去，能够结合研究所、研究室工作不定期举办，也希望全所同志特别是青年学者继续踊跃撰写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早日成才，为中国特色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书出版在即，编辑组负责同志要我作序。上述几句话，权当算序。

2015年3月5日

目 录

民族学

- 南苏丹的族际矛盾 于 红 / 3
- 中国经济转型期少数民族就业的实证分析 王剑峰 / 25
- 藏彝走廊文化域中的羌文化刍议 普忠良 / 38
- 二战后 ethnohistory 凸显于美国学界的动因分析 刘海涛 / 49
- 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传统节日休假权的法律保障 刘 玲 / 69
- 关于当今中国亚国家层次民族概念及英译的新思考
——“族元”(national ethnic unit)概念的学术初探 马俊毅 / 80
- 论《史记》的民族观念与国家认同 彭丰文 / 101

民族历史学

- 1921年西藏新派驻京僧人史事探析 邱熠华 / 117
- 波斯文《史集》部族志唐古特部分阅读札记二则 苏 航 / 131
- 清末民族国家建设与赵尔丰在康区的法制改革 扎 洛 / 144
- 没有围墙的城市
——承德地景的历史分析及从结构中解放历史的尝试 张亚辉 / 162
- 祈报考
——以《诗经·载芣》《诗经·良耜》为讨论中心 许 恰 / 182

民族文献学

- 中国民族自治地方网络信息化发展调查与分析 孔 敬 / 193
- 新疆游牧民族及其相关研究文献述评 王小霞 / 209

试论创新环境下图书馆员的职业技能与道德素质培养	林 浩 / 219
民族文字网络搜索引擎开发现状与关键技术	马 爽 / 228
清末的“国语”转型	张 军 / 238
《云龙白曲残本》整理与建库	韦 韧 / 256
纳西东巴文化中的有翼神兽形象及字符考源	木仕华 / 269

民族语言学

原始佧央语小舌音构拟	吴雅萍 / 311
白语南部方言中来母的读音	王 锋 / 322
论汉藏语言复辅音的演化与音节结构的关系	燕海雄 / 332
孟高棉语次要音节	陈国庆 / 338
蒙古语标准音塞音及其音变 ——基于声学 and 生理数据的实验研究	哈斯其木格 / 348
关于鄂温克语辅音系统	乌日格喜乐园 / 365
蔡家话代词系统探析	胡鸿雁 / 382
拉坞戎语及物动词形态变化的特点	尹蔚彬 / 392
傈僳语与 mu ³¹ ha ³³ (“雨”)结合的动词词汇化研究	李文宇 / 406
现代书面藏语名词短语的组合模式	龙从军 / 413
藏缅语存在类动词的概念结构	黄成龙 / 424
朝鲜语汉字音声母的历史演变 ——以端组字为例	千玉花 / 447

民族学

南苏丹的族际矛盾

于红*

内容提要：南苏丹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争后终获独立，但其发展前景很不乐观，族际分裂和族体冲突是这个新生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极有可能将南苏丹拖入内战和军阀割据的深渊。打造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是化解族际冲突的最终途径，而南苏丹创建统一国家民族的物质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极其贫乏，异族统治和长期内战又严重扭曲了各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强化了族际疆界，在各族体中制造了仇恨和互不信任的情绪，为南苏丹未来族际关系的发展投下浓重的阴影。

关键词：南苏丹 内战 族际冲突

2011年7月9日，南苏丹在经历了长期的解放战争后终获独立，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国际社会普遍对南苏丹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对苏丹评估的报告认为，南苏丹在今后的10年里将努力保持最低限度的稳定。“稳定”在南苏丹意味着领土完整，为国民提供基本的安全，确保地方性的低烈度冲突不会演化为内战。^①美国中情局亦在2010年警告：“在今后的5年里，南苏丹是最有可能发生大屠杀或种族灭绝的地方。”^②在南苏丹面临的众多挑战中，族际分裂和族体冲突是这个新生国家面临的最大威

* 于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① Richard Downie, *Sudan: Assessing Risks to Stability*,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une, 2011.

② “Sudan: Transcending tribe”, *Al Jazeera English*, 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on 17 March, 2011, http://english.aljazeera.net/photo_galleries/africa/201111010324526960.html, Retrieved 30 April 2011.

胁,极有可能将南苏丹拖入内战和军阀割据的深渊,变成另一个索马里。打造对南苏丹国家民族的认同是化解族际冲突的最终途径,而南苏丹创建统一国家民族所具备的物质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极其贫乏,异族统治和长期内战又严重扭曲了南苏丹各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强化了族际疆界,在各族体中制造了仇恨和互不信任的情绪,为南苏丹未来的族际关系发展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学者詹米·格兰特称,族类分裂就埋藏在萌芽中的南苏丹国家的 DNA 中。^① 本文在溯源南苏丹族际矛盾的基础上,分析南苏丹创建国家民族的困境,评估南苏丹族际关系的走向。

一 南苏丹的族体构成

与非洲绝大多数国家一样,南苏丹是人为建构的国家。在前殖民时代,南苏丹从未建立过统一的政治实体,这就是说南苏丹没有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可资利用的历史记忆和历史资源。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是迈向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载体,离不开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而南苏丹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均停留在前现代阶段,难以支撑起民族国家的建构。

南苏丹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基础设施极为落后,全国仅有 50 公里铺设沥青的道路。2008 年的人口约为 826 万人,农村人口占 83%,仅有 1.9% 的人口完成了小学教育,识字率为 27%,85% 的成年人是文盲,婴儿死亡率接近 20%。2005 年后从苏丹北部返回的人口为 230 万人。^②

南苏丹是世界上族体和语言分布最复杂的地区之一,在其国土上生活着 200 多个族体。大多数族体属于苏丹尼格罗人种的尼罗特人,大约占南苏丹总人口的 3/4,所操语言亦同属尼罗—撒哈拉语系沙里—尼罗语族东苏丹语支的尼罗特支系。尼罗特各族体相互之间存在着联系,且很可能有着共同的祖先,其体貌特征和社会经济文化均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在经济上,南苏丹各族体均从事农业,不同的族体畜牧、种植业、渔业所占的比

^① Jaimie Grant, *Sub - Ethnic Division is Being Embedded into the DNA of South Sudan's Emerging State*, Think Africa Press, 11 January, 2011, <http://thinkafricapress.com/article/sub-ethnic-division-being-embedded-dna-south-sudan%E2%80%99s-emerging-state>.

^② Richard Downie, *Sudan: Assessing Risks to Stability*,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une, 2011, p. 16.

例亦不尽相同。

丁卡和努埃尔是南苏丹两个最大的族体，其人口分别占全国人口的40%和20%，^① 两族在南苏丹的战争和族类冲突中都处于旋涡的中心，两族间的关系对南苏丹的统一和稳定具有决定性意义。丁卡人广泛地分布在南苏丹的北部和中部地区，努埃尔人主要居住在中部地区，常常与丁卡人或其他族体比邻而居。努埃尔人骁勇善战，是少数几个直到20世纪后才被欧洲殖民者征服的非洲族体之一。丁卡人和努埃尔人都不是统一的政治实体，努埃尔人包括10个较大的支系，其下又由众多的小部落组成。英国人类学学者普利斯查德对努埃尔人进行了长期的田野研究，认为努埃尔人是一个大型的国家性部落（nation-tribe），保持着“秩序井然的无政府状态”。^② 努埃尔人未曾建立起国家，亲缘关系、同根同源、宗教仪式以及其他各种密切联系，将努埃尔人很好地整合在一起，使其一直保持着对自身领地的控制。丁卡人的社会组织形式与努埃尔人类似，由25个支系构成。

丁卡人和努埃尔人从来都不是界限固定的社会集团。两族世代通婚频繁，并通过口传的文化和习俗承认双方有着共同的祖先。在19世纪早期，努埃尔人的支系开始从故地沿着白尼罗河西岸向东进入丁卡人居住的地域。19世纪末，这支努埃尔人抵达埃塞俄比亚边境地区，将其控制的区域扩大了两倍，吸收、同化了数万丁卡族居民、战俘和移民。一名努埃尔人曾经这样总结这一同化进程：“没有真正的努埃尔人，我们都是丁卡人”。^③ 努埃尔人为了增强自己的势力、争夺部落的领导地位，努力吸引尽可能多的丁卡人附庸，争取他们的效忠，不惜慷慨地为其提供努埃尔妇女和牛群。在族类身份问题上，努埃尔人一直持比较宽容开放的态度，认为语言、文化、习俗、对共同体的参与，是决定一个人属于努埃尔人的标准，即一个人只要符合努埃尔人的行为规范，就可以成为一个“Naath”（努埃尔人的自称，意即“真正的人”）。相比而言，丁卡人面临被努埃尔人同化

① John Young: "The South Sudan Defence Forces in the Wake of the Juba Declaration", *Small Arms Survey*,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vember, 2006.

② E. E. Evans Pritchard, "The Nuer of the Southern Sudan", E. E. Evans - Pritchard M. Forde & E. E. Evans Pritchard, eds.,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London: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1987, p. 276.

③ Sharon Elaine Hutchinson, "Nuer Ethnicity Militarized", *Anthropology Today*, Vol. 16, No. 3, Jun., 2000, pp. 6 - 13.

的巨大压力, 强调族类疆界, 认为族类身份是由血统等先赋性的因素决定的。20 世纪 80 年代, 丁卡移民的后裔可以成为努埃尔人的酋长, 但相反的情形却很少见。^①

南苏丹各族裔错杂居住, 因为游牧集团的季节性迁徙, 彼此间的边界常常没有明确划定。丁卡人与努埃尔人或周边其他族体常常因争夺水源、牧场或牛群发生冲突。异族入侵对南苏丹各族体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丁卡人的某些支系受到殖民当局的宠用, 努埃尔人则一直极力抵抗异族统治, 从而导致两族处于敌对关系。南苏丹的各族体都有调解冲突的传统机制。冲突发生后, 长者在冲突双方之间进行调解。世袭的宗教人员和酋长是理想的调解人员, 其他德高望重的长者也有资格调解纠纷。过错方对受害者进行赔偿。^② 各方在冲突中也会恪守一些道德准则, 如一般不会蓄意地焚烧房屋、摧毁庄稼等, 更不会屠杀、伤害老幼妇孺, 认为这不仅是应当受到谴责的怯懦的行为, 而且是对神的亵渎, 会招致神怒, 为杀人者及其直系家属带来重疾、暴亡或其他的灾难。尼罗特人是父系制的社会, 妇女婚后是丈夫家庭的成员, 孩子的族属是由父亲决定的, 妇女的族属具有一定的模糊性, 可以跨越族类疆界。在以往各族裔集团之间的劫掠行动中, 有时会劫走年轻的妇女和儿童, 他们往往被吸收进掳劫者的家庭。妇女在冲突中不仅不会成为攻击目标, 而且常常同其丈夫、兄弟或孩子上战场, 以便保护他们、搬运伤员。一名妇女如果将受伤的武士用自己的身体掩盖起来, 交战的另一方绝不会将其身下的伤者拖出来杀掉。^③ 无论是丁卡人还是努埃尔人在长期以来一直恪守这些准则, 以免冲突恶化失控。

在经济上, 丁卡人和努埃尔人都是以牧牛为生, 以较为原始的简单农业和渔业为补充。牛对于丁卡人和努埃尔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可以说是社会价值体系的根基, 其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牛直接相关。在宗教仪式上, 人们宰杀牛献祭给神灵和祖先, 以祈福消灾。个人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主要通过其拥有的牛群数量来衡量。牛是支付

① Sharon Elaine Hutchinson, "Nuer Ethnicity Militarized", *Anthropology Today*, Vol. 16, No. 3, Jun., 2000, pp. 6 - 13.

② Dr. Samson S. Wassara, "Traditional Mechanisms of Conflict Resolution in Southern Sudan", *Berghof Foundation for Peace Support*, March 2007.

③ Sharon Elaine Hutchinson, "Nuer Ethnicity Militarized", *Anthropology Today*, Vol. 16, No. 3, Jun., 2000, pp. 6 - 13.

彩礼的手段，没有足够的牛，男性就无法娶妻成家，无法被社会承认为成年人，亲属关系和人际交往也通过牛的交流来体现。人们只有在献祭或在婚礼上宴客时才会宰杀牛，一般情况下会让牛自然死亡，在牲畜死后才食用其肉，除非在发生饥荒不得已时才会主动杀牛。丁卡人和努埃尔人的经济高度自给自足，在前殖民时期，货币经济几乎不存在，人们采用实物交换的方式来满足自身需要。英国建立殖民统治后，收取人头税，迫使丁卡人和努埃尔人不得不出售自己的牲畜来换取货币交税。尽管阿拉伯商人深入丁卡人和努埃尔人居住地区进行贸易，也有一些丁卡人和努埃尔人从事商业，但贸易在丁卡人和努埃尔人的生活中一直未占据重要地位，市场的规模较为狭小。

赞德人（Zande，即阿赞德人 Azande）是南苏丹第三大族体，也是最大的非尼罗特人族体，操赞德语，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10%，分布在苏丹、刚果和中非共和国，属于跨界民族。阿赞德人大约在16世纪进入南苏丹，建立了该地区最大的国家，其统治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英国人到来的时候。阿赞德人在政治上实现了统一，在文化上也不断趋同，族类整合进行得较为顺利，一体化程度较高。南苏丹其他较大的族体有托波萨人（占总人口的8%）、施鲁克人（占总人口的5%）、穆尔勒人（占总人口的4%）等，其余的族体为数虽多，但规模都比较小，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多不足1%。^①

目前，南苏丹各族体的经济基本上都是自给自足的农牧业，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发育程度都很低，缺乏能够将各族体和各地区联系起来的经济力量。各族体对土地和水源等自然资源的竞争激烈，相互之间的合作与依存甚少。不仅各族体之间的联系薄弱，就是在丁卡和努埃尔这样的大族内部，整合程度也很低，努埃尔人的不同支系之间就经常发生冲突。可以说，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诸要素在南苏丹先天发育不良。

二 苏丹内战与南苏丹的族类冲突

外部势力的侵入打断了南苏丹的自然历史进程，北方阿拉伯人从一开

^① John Young: "The South Sudan Defence Forces in the Wake of the Juba Declaration", Small Arms Survey,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vember, 2006.

始就作为异质性、破坏性的力量来到南苏丹。苏丹独立后,北方对南方实行的歧视性同化政策加深了南北之间的仇恨和对立,导致了旷日持久的内战。在苏丹内战中,南苏丹各族体都受到苏丹政府的剥削、歧视和压迫,在反抗喀土穆当局不公正统治的斗争中存在共同利益。尽管如此,南苏丹的族际矛盾却并未因共同的敌人而就此消弭,精英之间的角逐导致了南方两大族体之间惨烈的兄弟阋墙之争,丁卡人与努埃尔人之间的内战进行得如火如荼。苏丹政府坐收渔利,利用南方人打南方人,不断寻找可以扶植、利用的南方武装组织,导致南方的分裂与冲突愈演愈烈,上演了苏丹内战中最惨烈的一幕。南苏丹各派别间冲突所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了南方与苏丹政府军作战的人员损失。

1. 第一次苏丹内战

在 19 世纪 20 年代以前,南苏丹处于自然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尼罗河上游存在着大沼泽这样的天然地理屏障,南北苏丹呈相对隔绝的状态。1821 年,埃及的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侵入苏丹,深入尼罗特人的地区,开展大规模的掠奴行动。苏丹的阿拉伯人也积极参与掠奴活动,有些黑人部落遭受了灭顶之灾。苏丹爆发马赫迪起义时,丁卡人、巴里人、希卢克人、朱尔人等族体的人民广泛参与,尼罗特各族恢复了独立地位。19 世纪末,英国镇压了马赫迪运动,重新征服并占领了苏丹。英国殖民当局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人为地制造南北方之间的屏障。苏丹的南北方不仅被隔绝开来,而且发展极不平衡,彼此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英国在南苏丹建立殖民统治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尼罗河流域的安全,其政策是以最小的代价维护社会秩序,为此在南苏丹实行间接统治,地方上由部落酋长管理,南苏丹原有的社会结构几乎未受触动地保留下来。殖民当局借口维护非洲人利益,保持其传统社会形态,没有在南方进行任何投资和建设,使南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英国人曾经有意将南苏丹与乌干达合并,但遭到北方阿拉伯人的激烈反对而作罢。

1956 年苏丹独立时,南北方就处于敌对和仇视的状态中。独立后,南苏丹人民一直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受到北方精英主导的苏丹政府的歧视和压迫,视北方阿拉伯人为取代英国人的新的殖民统治者。苏丹内战的烽火在独立前就已点燃,直到 1972 年才告结束。第一次内战中,南苏丹成立了反政府武装阿尼亚运动,给政府军以重创,但是囿于族类分歧,未能成为一个有效的军事组织。丁卡人在南方解放运动中占主导地位,其他族体

对其一直怀有戒心。

1972年3月，苏丹政府与南方解放运动领导人共同签署《亚的斯亚贝巴协议》，结束了第一阶段的内战，为苏丹带来了11年的和平时光。20世纪80年代后，苏丹总统尼迈里公然撕毁和平协议，宣布在苏丹实行伊斯兰教法律，阿拉伯语为官方语言，将南方重新划分为三个省，解散南方地区的议会和行政机构，取消地方选举，剥夺地方对贸易和自然资源的控制权。虽然多数南方人反对分裂南方，但也有一些小的南方族体欢迎此举。他们认为丁卡人在南方的政府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占据着大部分行政职位，这种情况应该改变，将南方重新划分为三个区有助于削弱丁卡人的势力，为其他族体创造更大的活动空间。南苏丹各族体之间各怀心事的矛盾与分裂状态由此可见一斑。

2. 苏丹第二次内战（南苏丹内战）

20世纪80年代初，努埃尔人就开始对北方的商人和地方政府机构发动袭击。1981~1982年，努埃尔人组成的第二安亚尼亚运动在埃塞俄比亚西南部的比尔帕姆建立了反政府武装的基地。埃塞俄比亚的门格斯图政府准许它们存在，但没有为其提供支持。1983年5月，丁卡人约翰·加朗发动兵变，并率部来到了比尔帕姆基地。南方反政府组织发生领导权之争。7月末，加朗成立了以丁卡人为主体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下文简称人解），得到埃塞俄比亚门格斯图政府的大力支持，苏丹第二次内战全面爆发。加朗摒弃了以往的南方独立的主张，提出了建立民主的新苏丹的政治构想，在南方民众和反政府武装组织内部产生了巨大影响。加朗采取强硬手段打击反对派，与以努埃尔人为主体的第二安亚尼亚运动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双方都将对方控制区的平民作为打击目标。努埃尔人的领导人盖伊·塔特试图与加朗和解，但遭遇伏击被杀。人解军官拒绝了塔特部下提出的安葬其领导人遗体的请求，令其暴尸荒野并将其尸体抽打得面目全非。这一侮辱性行为深深地刺痛、打击了第二安亚尼亚运动的其他努埃尔领导人，他们很快投靠到苏丹政府军一边，与加朗领导的人解为敌。由于南苏丹努埃尔人的居住地区延伸到埃塞俄比亚的西南部，第二安亚尼亚运动给人解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加朗逐步加强了对人解的控制，他致信邀请努埃尔族的里耶克·马查、施鲁克族的拉姆·阿考尔等南方知名人士加入人解。苏丹政府支持的阿拉伯民兵大肆劫掠上尼罗州的西北部地区，给当地居民带来巨大的灾

难，人解军队从埃塞俄比亚的营地返回南苏丹。人解中的丁卡和努巴族官兵为了报复第二安亚尼亚运动的行动，对沿途中遇到的努埃尔平民抢劫烧杀，其行动未受到任何惩罚。努埃尔人及其他族裔的南方居民将人解视为占领军，而不是保护他们抵御北方侵扰的正义之师。在里耶克·马查的领导下，人解控制了局势，建立了一道阻止阿拉伯民兵袭击的屏障。马查将第二安亚尼亚运动的主体吸收到人解之中，但仍有为数不少的残部拒绝同人解和解，其中包括鲍利诺·马提耶普领导的努埃尔人的一个支系——布尔努埃尔人（Bul Nuer）。这些努埃尔人的武装力量在北方的扶植和支持下，继续与人解为敌，阻断了人解通向油田的通路。

到20世纪80年代末，人解成功地控制了南方的大部分地区，但其内部一直矛盾重重，加朗的建设新民主苏丹的政治主张及其不能容忍任何反对派的态度与独断专权的作风，令许多人解的将领对加朗十分不满。1991年8月，人解发生内讧和分裂。马查与拉姆·阿考尔率领不满加朗领导的将领在兵变未遂后，成立人解纳斯尔派（SPLA - Nasir），加朗同其支持者则称为人解主流派。

无论是加朗还是马查，为求自保都打出族类牌，人解高层的争斗演变成丁卡人与努埃尔人这两个南方最大族裔之间的对抗，一场惨烈的南苏丹内战拉开帷幕。1991年9月，丁卡将领袭击杀戮正在丁卡人地区放牧的努埃尔人，对人解内讧和分裂尚一无所知的西部努埃尔人成为南方内战的第一批牺牲品。东吉卡尼努埃尔人和洛乌努埃尔人在人解纳斯尔派的支持下，深入加朗的家乡波尔丁卡人地区，焚毁村庄，掠夺牛群，杀死了2000余名平民，2.5万人死于劫掠导致的饥荒，大约10万人被迫流亡。这次史无前例的暴行被称为“波尔大屠杀”。加朗指责马查等兵变的领导人蓄意反对旨在消灭丁卡人的战争。人解主流派深入努埃尔人地区针锋相对地展开报复性行动。丁卡族和努埃尔族将领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招募兵员，都极力渲染敌对族裔对本族的威胁，把丁卡人和努埃尔人以往因争夺资源引发的冲突转变为政治化的族际战争。双方展开了拉锯战，在一次又一次的报复与反报复行动中，冲突不断升级、愈演愈烈。加朗领导的人解部队曾在1995年夜袭上尼罗州西部的努埃尔人居住地区，使用AK-47步枪、机枪、火箭弹等武器，将众多努埃尔人的村庄夷为平地。

这场南苏丹两大族之间的内战践踏了丁卡人和努埃尔人以往一直遵循的暴力冲突的道德界限。在1991年人解分裂之前，老幼妇孺都不会成为蓄